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八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沈嗣選仁舉　校

鄭端簡公文集

書　　　　鄭曉

答荊川唐銀臺　倭事

承長翰數百言、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如退斂江東浙西、所在農耕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疏復云云、若公

泛海洋窺賊巢水路往來出入阻險豈敢謂果能誅讁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及令明白

此言似後敘與荊川不甚相合

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似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舍虎爲龍何如議者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俞盧相繼斥去代者誰可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司則有律在難輾轉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作惡秋去春來習以爲常今秋且不去明春更可憂眞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爲武聞彼中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

而不知其已爲俘馘其若干所獲眞倭中畱數人給與印信文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入寇送死彼旣目擊言必眞切當必信之勾引奸氓計自窮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略入數語料足動人夷亦人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驅殺爲事恐不止于庚戌首尾十年况土著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機爲盜所浚之財冐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在蕭墻也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諸由中迅筆殊不倫次。

答吳莂泉　　漕糧

日者因海寇縱橫恐妨運道時危勢急不得已爲此臆說仰賴門下留神專官踏看長翰見諭且圖畫甚明不啻指掌非開誠布公協心體國何以得此感戢無地但慮浙漕可出太湖避浙西之賊然又必須取道平望則吳江姑蘇之賊尚可慮松漕再無別道必由嘉興嘉興今春賊凡五至蘇漕亦豈能越平望而出胥川乎故阻塞之途殆不止東塡也其以六月十日具題豫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欲于正月充完浙

西江東七郡米石、三月前渡江、以防春風迅潮、賊至之禍、奉欽依行下、尚賴各該府縣、相與共濟、不然亦豈能必其奉約束乎、其今日夕憂惶者不在倭寇、一則境內千里旱蝗、軍民困苦、一則糙白漕糧二百五十萬石、皆由京口、弱質菲材、展轉思議、別無長策、柰何柰何、加之十年九牧、事多掣肘、三令五申、人無固志、郎使漢何唐晏、直此時亦未必其能展布也、況不肖如某者乎、

答南岷王都憲　　　　昭陽召佃

三湖之議其因昭陽佃後恐奸豪垂涎特疏申明禁按泉具疏欲浚昭陽水召佃覆行而不果例時默翁在工曹已曾覆允不意復有此舉吾丈所持寔經國遠猷况此 祖宗典制豈可紛更其疏中止言漕渠不及尊疏更詳明博大一謂此輩不乞莊贍地土而必欲假湖填漸肆兼幷且避徭賦一謂此湖不特蓄水以濟旱亦且受水以洩潦與其熈熈於東汶之奸豪孰若不遺曹濮諸郡之沮洳豈非識見有巨細局度有廣狹被服敬服虞坡翁雲中肯疏嘗云歷考兵部節年之覆議廷臣累月之建白其可行

者豈敢執泥以爲非。如不可行。亦不敢依違以爲是。竊自惭不能侃侃如是。今讀來疏亦然。堅貞端諒。真古大臣風節。敢不師資。國家事皆若此。必求其是。何異都俞吁咈。嗟不可多見矣。

與荆川唐都憲　倭事

前具啟復。時新命未下。鄙意欲公以視軍情爲名。條上久安長治方畧。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奉簡命宦由師錫。緣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專且重矣。不識果能如公謝疏中所

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于江南。積軍餉江南易于江北。賊之長技利于江北。而不利于江南。總計則賊利于陸戰。而我利于水擊。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者。利于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貨糧漏師。奸詭百出。尤可畏也。今熒惑出入南斗。占者謂吳越間有兵火不知占書有此說否。

答方湖王都憲 海禁

承教知內謞衆口外戢群盜憂勞萬狀任事之難如此奈何壬子歲黃巖之變生時寓金陵嘗言此賊皆豪族巨室爲之耳目賫糧漏師肆無忌憚以至此極非請劍行誅必無平定之日乃今流言飾謗迷執不改非至滅門慘禍不止所諭三事第一事最難處海禁豈可明開蓋彼中所欲寬假者皆奸豪強橫之家此言浙東都是邪而軍門所欲責假者在貧細愚弱之衆宜其法雖良而不以爲恩害已深而猶以爲利也第二事易處在吏部一轉移間耳第三事設總兵蓋與設縣治相表

褱恩意縣治設于月港總兵亦定駐月港俟內賊漸歸外寇漸息即將浙廣市舶并而為一移置月港修復先朝故事嘗閱洪武初一市舶司設于太倉黃渡至今稱為六國馬頭後乃慮其切近南京分而為三移之于浙于閩于廣六國亦分隸三司今可考而行也洪武永樂時因倭奴不靖海上人相勾為盜嘗遣高僧諭日本又遣都御史俞公士吉等三十餘年而後已今不考之故實而輒求近效加以衣冠士夫上下遊說比之　國初更難展布朝議倚賴胡公甚重

幸熟思而决行之、不但入閩蒙福、浙水東西、長江南北、皆有息肩之望矣、

與彭草亭都憲　禦倭

皇明祖訓曰、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所謂日本、即古倭奴國、東西南北相距萬里、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其附庸國百餘、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者至一二萬、皆倭種也、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二年、倭寇

山東並海郡縣、又寇崇明、又寇淮安、二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又寇膠州、是年遣使 賜詔諭日本、無擾我海上、三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 詔諭其王良懷勿侵擾我海上、五年寇海鹽澉浦、又寇福州溫州、是年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六年以于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是年寇登萊、七年寇膠州、自是東南被倭寇者、殆無虛歲十三年、又遣使 詔諭、十四年、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却其貢、諸僧皆安置

川陝番寺、十九年、 上諭信國公曰、日本小夷、屢擾
東海上、卿雖老、強爲 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信
國公乃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
戍兵、三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
德興築福興漳泉戍並海衛所防倭、凡築城十六
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
倭、三月 勅都督楊文、尋又 勅魏國公徐輝祖安
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永樂初、源義嗣爲王、
時時掠我海上、十五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令還

所掠海上人明年源義遣使謝罪自後朝貢不絕間亦掠海上至正德中華人通倭而閩浙大官豪傑寔（此中國人通倭之始事）爲禍首　聖祖時倭寇如此其數桀贼如此其多遣將如此其衆又皆公侯都督重臣今安可以易視宜奏請考求洪武永樂故事不必專使（大意非因王意也欲）只寫勅遣官付之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切責之絕其請封郤其貢使（請勅諭之）彼不仗天威不能服其小種自不得不收歛矣中國近年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迫于貧苦于役賦困于饑寒相率入海爲盜蓋不獨潮

惠漳泉寧紹徽歙奸商而已。兇徒逸賊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從之，爲鄉導，爲奸細。急宜奏請善行招撫于先，其有名大賊，如汪忤瘋、徐必欺、毛醯瘋、魏純、楊淮、顧文明等，亦宜奏請，許令自相擒斬來歸，一體宥罪，或郎令各賊親屬賫牌直至賊巢諭之。如兩月內不報，定行族誅沒產。若中國外夷人在賊中者，並許擒斬來歸，宥罪重賞。此二策似迂遠，恐必須行之，若今最急者，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及早圖之，尤有可望，日復一日，且莫慮今

秋其如明春何海上至安慶波濤千里無一戰將倉卒之際不過郡縣二三健隸耳各衛官軍不識戰陣所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即使孫吳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非旬朔可取勝急宜博求將才令其練兵選弩箭鉛銃等各長技每十人教百人一月之後百人可教千人別項利器教習惟人所便但取勇敢不必人多多而怯懦損國威增賊勢駭人情非細故也神機營人不可輕借顧募之何如驅賊于陸必須步兵賊至入舟必須用沙船人截殺百計

募人火攻之方。至于郡邑之吏。平日貪酷。比賊將至。乘機害民。巧索橫斂。雖寺鐘銅佛。收毀鑄銃者。一切乾沒。他可類推。賊纔近境。懷印而走。此不用法嚴究。遂成大業。至正之禍。賊退之後。即爲安戢被賊地方。明示奏聞于朝。一切賦役蠲除之意。不然。今冬內郡盜又起。不暇爲明春防倭計也。蓋今日倭寇正與洪武時同。惟淮揚登萊尚邇未至。洪武初承胡元諸吏貪殘之後。國家新建。海防未備。固宜有之。今何時也更有甚焉。其故何如。

答當古和 禦倭

邇者中國叛賊通倭劫掠海上溫台寧紹杭嘉松蘇揚淮十郡皆被其害而上海太倉嘉定及敝縣爲甚賊五至敝縣其盡室闔城中女婦且投井者數人愚質公及俞參戎搗巢不爲無見不咎通番大家豪族齎糧濟師之罪而乃云云可乎況群盜盤據海洋切近寧紹謀爲不軌已非一日搗巢則禍速而小否則禍遲而大其嘗開洪武二十年以前倭夷侵我海上無虛歲蓋方氏據溫台處張氏據寧紹杭嘉蘇松二

氏滅而其餘黨入海勾引諸倭故其爲害直至二十年後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方得少息是時浙中東甌王築城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傑練兵都督于顯出海巡哨都督劉德商暠楊文往來巡捕蓋大將七人又數數遣使 詔諭日本今日之事亦由中國豪族奸商貶吏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爲之禍首而小民苦于貪酷困于徭賦迫于饑寒者一聞倭至又樂從之故其勢益猖獗討擒內賊揀選良吏此爲第一要務擇將練兵乃次之其有名賊首家屬安

任中土莫敢誰何亦宜有以處之數萬生靈受其殺戮汚辱而彼之家屬竟若無預者此不知何說也杭嘉松蘇賦稅當天下十五今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城郭蕭條明公通今之學冠當世一述洪武永樂遺將遣使諸已行典故密密斡旋豈惟海上萬民之幸

復蔡雙江　禦倭

七八日前半州公檄至某才本凡庸即乞移文且止山東兵本省操練明年正二月審度賊勢待報啟行

賡于民情軍務兩便。不然。恐今秋兵至。而賊已去。明春賊至而師又老爾。且其撫屬。比之江南賊不足深憂。而地方困苦爲可憂。江南調兵募兵。尺安家行糧等項。俱令有司驛遞支給。其何能堪。再加以山東兵從沛至揚。驛擾何可言。外寇未必能平。內盜因而竊發。此腹心之患也。晉具啟奏聞。若浙西蘇松江北三處各得精兵三千。分守信地。賊必不能爲患。伏惟明（雙江公時爲工兵）公朝野倚恃。腹心干城。但今日之事。有可一言而決者。累千百言而未決。有可一時而定者。經年而未定。

所恃以指揮發縱者有我翁在也又尊翰欲問荆川兄隆中之術其窃念孔明出師表中亦云此皆數十年內糾合四方之精銳則今烏合不練之兵恐孔明臨之亦未得如意孔明是時祁山六出亦自謂成敗利鈍不能逆覩人才不甚相遠但擇其忠實不欺可倚任者副之幹辦而又寬其約束假之歲月方可不然曰復一日所可憂者未在倭奴也

（凌虛議論勝不與荆川癖）

（知其不能成功也）

序

壯遊錄序

邉闕

余官職方時輯九邊志旣檄取圖說于帥府率具文
書塞歲故牾牴不相應惟漁陽雲中二鎭有端緖時
馬都督永守漁陽桂將軍勇守雲中二人皆名將故
其言不謬幽幷六關去京師不遠東西關歲有巡
覈政而寮友劉竹門又蒲坂人綜理世務甚閑熟故
六關之志易就惟關中表裏四鎭最多虜患卒無可
據爲書者制府楊公適還張子淮奏記京師張子者
余鄉先生太僕卿時敏子也余問之關中事對曰淮
入關徘徊于咸陽者兩月尋過固原度金城踰河抵

甘涼，旋師東入臨洮，屯兵皋蘭山，山下平曠，可容十餘萬人，北援朔方，入塞，又東往來于延慶間，南至涇原岐陽，至于興元，耕牧戰守，利害與鞏之密，更僕不能數，惟河西之民，本以隔羌胡，今羌胡斜而撓我，玉門陽關且弗論，嘉峪以東，能無慮乎，議者方欲棄峪關，峪塞土魯番能遂飽其欲，無插旗甘州城之志乎，土魯番即不來，亦不剌尾剌善野戰，南北相犄角，土魯番黠而能攻城，河西未可知也，河西危而隴右震驚，關中得安枕乎，漢元朔置郡時，史稱涼州畜產

爲天下饒穀糴常賤今大興于昔矣由金城循棗而
東朔方乃在河外西北雖倚賀蘭山而東南清水與
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附不
能守則朔方益危而環慶孤矣關中外三鎮榆林多
戰士東援河東西援朔方遊兵亦時時四出應虜而
貧苦特甚何以賑邺河套之役大矣唐時我據之以
拒虜虜今顧爲巢穴以困我我失外險遂不能與雲
中相首尾三冬沍寒虜入套困關中春凍解卽擾雲
中上谷能不罷于奔命乎 朝廷取將帥將帥取士

卒指臂之形一呼萬應而羣聲相扇都臺再受禍矣
制使開府固原轄四鎮文武吏士專方面者近百人
西警駐金城東警不離北地則上郡千里稟令戎機
呼吸間耳關中大河遶三面終南諸山若拱若抱物
産稱天府比歲不登至匱　聖天子軫念雖出內鏹
而饑者弗療欲諸糴太原太原且不給欲南取諸葛
故道轉川粟猶陝也江湖稔矣逆流千里水陸相閡
非旦夕所能濟無已發京儲西出井陘不數日而輓
卒轅畜食且盡又焉能相及也茲皆將請于職方其

何術以待之。淡泉子曰、嗟乎壯哉張子、丈夫有志四方者、夫非才無以濟世、非權無以用才、盛朱君臣可謂千載一時、而四路經畧、迄無成功者、議論多而政柄不相攝耳、苟若此、九邊志雖吾不作可也、陸敬輿論邊事六弊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信乎談兵之難矣、逾年、張子持關西壯遊錄、索叙于余、因次序其語而歸之、

雜著

土官志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官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孫其壻與妻皆襲末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西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　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廢嘉靖九年今　皇帝斟酌情理曲爲

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按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　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傳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戢梅思祖張紞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闢顧其人慓悍不得已因俗爲

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強獷、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濟爲難、諸甸約攝臘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中土、孟養曲狥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復、況投宦非人。司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遠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宋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方、稍稍馴順、顧其壤地聯絡衝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

犖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訛搆亂、喜
禍佳兵、毎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隷疆域相
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
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險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
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搆結滋處。驕橫益堅。　國家稍
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于劇盜。官司莫敢誰
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溱統馭嚴
飭。頗稱戢斂。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衣寶之憂。豈
直苗夷也。廣西當嶺甬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

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粵。藤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梧藤諸屬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爲孽。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今江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恩田更強。姚

（二飾盡撫勦事宜信乎難措上策也）

鎮勦則驟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爾。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峽。襟帶擁束。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欲其馴順。是在調攝。

龍州爲松番咽喉。旁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
雖仰我鼻息。顧其內黨日堅。數啟隙亂。唇齒之勢。彼
得挾而撓我。敘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在碉
門遠引諸番。潘州旁通西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炎徼蠻夷獠獞之地。西起巴
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
跨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雖稍奉
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弛。乍叛乍歸。苟功率
邀濫。附懷失策。摧圖自縮。徙窩益深矣。況地廣官高

攙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贍詐以謀成非以功解
種憂禯禍茂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
周官蕃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淮絕徼與地
漸開化理終寖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畀闊閎于
綏人所防寖于賊虐苛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恤荼
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戎遠獠自
釁戎求勝喜功於是佼譬日聞師徒數起網漸綱頽
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
隣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應有定世及之際以時覈

閭餞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備于節帥修文德于廟堂猶亂之憂斯其鮮矣

書六關圖後　六關

居庸諸關北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亘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闗狄藩華時用大矣夫重險由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自古在昔隆壞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書直隸三關圖後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

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非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天險哉

山西自井陘西西北數百里崇岡複隴扼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距四海冶湖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蒋伐條枚林木日疎薄樹渠藩寨豈無謂耶

紫荊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鉅鹿邢洺遂入齊魯巳之難虜有謀奪紫荊窺臨清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哉

書山西三關圖後

雁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雁門當其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荊禦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

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雁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擊之大捷。張左右翼以地勢論所見者大

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莾麥川野猪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大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

書遼東鎮圖後

遼東西（遼東青分營州、遼西冀分幽州）渤碣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長白諸山東南走海上海薄蓋金以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吳浙（金州旅順口海運陸路、蓋州梁房口海舟入遼）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市之揉塞奚或彼逐挾以邀我亦以官市縻之而奸闌出入亦不能盡禁弊遼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兩濱防虜遼陽以非益聚兵食益寡開原三城（中國汎河）三面受敵六堡雖

後。二虜輒巢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魚樵之利。又累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松花黑龍否則繫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遼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於斥望。瀋陽雖有關。上榆林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壁戟東垂鴉鶻鎖鑰西境。並海四州。恃劉廣寧之援。無海寇。然遼水南注海隘不能泄。患苦沮洳矣。

書薊州鎮圖後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海

上薊漁陽盧龍塞皆其管內艘泛登萊陸走趙魏府
附奚逹襟帶原隰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
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于圻內天壽山七陵在焉余
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甚近也己巳之變祠官不
能至平日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埤繕隍于斯爲急喜
峰稍深峻山海府鑰遼東西燕河太平寨馬蘭峪密
雲四營聲勢相援虜即入中兩營當其衝燕河密雲
相犄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永平梁城間無虜
患亦無海寇薊州轉布粟遼洋猶海運也興營諸衞

初隸北平行都司列守大寧大寧在諸閭山外西北接會府東北抵遼陽千里山谿水陸可憑而据既挈其地界山戎我遂失外險山戎故保塞北結姻大種。二關始與大勢結。彌以扶我西邊實闞我東鄙慎哉慎哉

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岐
　　　張安茂子美　參閱

嚴嵩南宮奏議　嚴嵩

明堂秋享大禮議　明堂秋享

該直隸揚州府通州同知致仕豐坊奏爲獻愚議復古禮以隆聖孝華夷教以尊朝廷事奉旨會議臣等議得豐坊奏其一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

大于配天誠建明堂而加尊 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 上帝則所謂復古禮以隆 聖孝也臣等竊聞自昔羲農肇祀上帝或爲合宮或爲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爲明堂之制視殷夏加詳焉蓋古者聖王以爲人君天之宗子其事天也亦如子之事父義尊而情親故制爲一歲四享祀之禮有冬至圜丘禮有孟春祈穀禮有孟夏雩壇禮有季秋明堂禮皆所以尊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親之也先儒曰天即帝也郊而曰

天以后稷配焉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以文王配焉以親文王也此周事然也仰惟我
皇上以元聖受命考禮憲經頃歳以來建圜丘及祈穀禮建崇雩壇諸凡彝典煥乎大備而冬至之祀恭我
太祖高皇帝配天于圜丘允合于周之后稷配祭于郊之典矣而明堂秋享之禮先年側聞
皇上下諭二三輔臣固嘗講求于斯
淵衷切注至誠默定已非一日矣茲者恭承
明詔集議于廷則研考禮文宣敷德意以仰賛我
皇上誠孝之勤固臣等之職也敢不罄

竭愚慮爲　陛下陳之夫明堂之禮經見未詳秦漢以下諸儒所傳議論不一月令明堂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周書敘曰明堂前有應門大戴禮曰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陳氏禮書又曰明堂五室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應門明堂位疏又曰四室十二堂宋儒朱熹又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此其所論之制不同如此鄭康成疏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牕四闥布政之宮又

曰明堂路寢異實同制據其所言固是王者之常居耳而淳于登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丙巳之地韓嬰詩說在南方七里之郊又曰明堂外水曰辟雍此其所建之地不同如此大抵皆取詩書散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牽合附會靡所的據蓋聖遠籍亡失之久矣夫善制禮者不必相襲今考之儒先之論彼此異詞參之近代之規先後殊制臣等因此反覆思惟今日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但明堂之制古法難尋詎能修復要在不膠故常不泥陳迹師先

王之意自爲令制此惟　皇上睿思淵識斷而行之所貴昭復古典宣揭孝誠斯可以垂之萬世矣昔魏魏文貞公當時所論亦未當合禮舊書可考徵曰聖人有作義重隨時事資通變自我而作何必師古顏師古曰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鄭氏臆說淳于誕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但當作皇代之明堂貽永範于來葉蓋古名臣之論皆然夫事必泥古則違時措之宜役必繁興似戾舉贏之義臣等愚見切惟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也今　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宇隆閎偭允稱嚴

祀合無今明堂秋享之禮即以大祀殿行之則不煩改作用工少而禮成不難矣伏乞　聖明裁定臣等

又議得明堂配侑之禮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其在我將之詩可見也詩傳以爲物成形于帝猶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漢孝武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

此世廟時

唐中宗時以高宗配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

此依宋之源本也

宗配宋眞宗時以太宗配仁宗時以眞宗配英宗時以仁宗配皆世世遞配此主于親親也宋臣錢公輔

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
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繼體之
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于是旣推周公之心爲嚴父、
又推成王之心爲嚴祖、于是司馬光孫抃諸臣執論
于朝、程朱大賢倡議于下、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也、我
國家復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當配之帝、亦惟二論
而已、若以功德論。　太宗文皇帝再造家邦、功符
太祖、當配以　太宗也、若以親論、則　獻皇帝　陛
下之所自出也。一體而分之親也、篤生聖人、以興萬

世太平之治、陛下之功德卽皇考之功德當配以皇考也仰惟皇上聖學淵微志復三代惟是明堂大祭配帝重典所當愼重必使允合經文足以垂範宇宙則天下之幸也伏乞聖明裁擇臣等又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相承謂之統故人稱宗周人稱王繼統之嚴不容或紊此聖人制禮至正不易之道也仰惟皇上純誠至孝往歲于我皇考獻皇帝廟號再三更定務求至當查得嘉靖十五年九月內節奉聖諭朕聞人子欲報其親匪但

但取諸尊崇是身不能顯其親雖崇而過之不足云也先議以　皇考廟比世室之義而即名世廟朕今反覆思之推尊　太宗世祭不遷是矣恐　皇考亦欲推讓　太宗者　聖諭又曰　皇考廟名如題曰獻皇帝廟朕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大哉　皇言也兼體親之孝也尊親之誠也大公無我之心也臣下方仰頌休德之不暇則今日稱宗之禮必有不安于（此言不足以正稱宗遂將以為後來入廟張本矣）聖心者矣夫既已稱宗則未有帝宗而不躋祔于太廟之內者也竊恐我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

者矣且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宗之言尊也非祖宗之宗也王肅已嘗駁鄭玄詖疏之非矣而今豈可謬引以爲證乎臣等仰惟 聖訓遠揆舊章稱宗之說不敢妄議以負 陛下伏乞 聖明裁之臣等又看得豐坊奏其二曰今天下司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庶遇 慶賀之節皆于佛寺習儀而列 萬歲牌位于佛像之間甚爲褻瀆若依古禮令天下皆建明堂以行 慶賀之禮方合尊無二上之儀則所謂韋夷教以尊 朝廷也臣等議得古之王者巡狩設有

明堂以為朝諸侯之所然在四嶽未有隨地而並建

（此段本議淺陋固易立駁）

者即如趙岐孟子註以為泰山之下存有遺址夫泰山方嶽也則明堂非方嶽不建可知矣今巡狩不行建之無謂夫明堂王者之重制也閎麗尊大之居也制弗備則弗稱即以　朝廷重制而遍立于四方與衙館驛傳等類使人狎視而褻玩之豈得為　聖朝之令典乎且天下郡縣地方不皆殷庶也廣輿之鄉人境稀寂屋不庇覆府縣廳治茅茨以居亦有廨宇絕無者選去官員寄宿民舍茲欲槩令修治廣勞力

役興造事端無補崇嚴適增煩擾非深長思也臣等又議得慶賀習儀乃漢綿蕞之遺意也漢興叔孫通始演朝儀置蕝表位率諸生于野外肄之今各處習儀多于寺觀亦取其位設寬敞可以容衆爾儀耳故每遇聖節及元旦冬至先期二日有司備龍亭儀仗官屬導引迎至其地安設中庭各官于丹墀拜舞行禮至正節日則于本衙門公廳裝設黃幄龍幔香案告天祝讃禮畢撤之視事如舊蓋人君之尊如天即如設位告天立牌展祀祭畢則撤同一理也方國

下邑。止宜權設幔帷豈可輕擬明堂今南京拜牌則
于禮部各處宗室拜牌則于本府郡縣有司拜牌則
于公廳禮制已定只合如舊茲欲各建區宇比同
朝制稱係明堂臣等未見其可也若夫各寺宮觀俱
設有萬歲龍牌乃其徒衆自爲供奉祝釐非爲習儀
也但沙門夷寺襲用非宜合無今後各處習儀照兩
京朝天宮事例俱赴舊有宮觀去處演習行禮或便
近佛寺從宜改飾門廡撤去夷像恭設龍牌嚴戒扃
鑰毋使瀆雜則禮儀整肅而事體亦不至紛更矣伏

乞
聖明裁定、

獻皇帝稱宗大禮議　獻皇稱宗

臣等會議得竊聞有冠世非常之德者、宜享冠世非常之稱、自古君天下者、其所稱號曰皇曰帝曰王、其廟號則曰祖曰宗、是皆至尊之殊號、帝者之崇名也、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殷人祔廟稱帝、不槩稱宗、然商書彤日稱高宗、周公無逸稱中宗高宗、說者謂殷有三宗、祖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也、至周有謚稱王。漢稱三宗。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

宗孝宣爲中宗其餘皆稱帝自唐以後則皆稱宗誠
如　聖諭所謂近代皆若是者仰惟我　皇上受命
統天稽古崇制頃者釐正祀典恭建　列聖羣廟特
建　皇考獻皇帝廟偉制隆儀煥乎大備矣顧以秋
享宗稱猶爲闕典側聞　皇上前此與密勿大臣屢
發德音形于召問仰見　皇上至孝惓惓永懷顧復
之恩思罄推崇之典誠欲舉百王之曠禮垂億代之
鴻名者也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不忘其親
所由生也此我　皇上之謂也臣等仰奉　明旨敢

不思所以對揚休命乎但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意見各殊人情不免臣等博考羣籍廣集衆思連日反覆思惟始得其端頗祛其惑請遂爲 陛下陳之夫明堂秋享嚴父配天此孝經孔子之言千百世莫之有易者矣而其後則宋儒程頤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猶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成物之時也朱熹則引此言入于我將之詩註內此又後學相守以爲確論者也今議者乃引朱熹語錄所記破

易前說謂明堂之配，不專于父，借使熹果以配父爲非，則註詩不當復引程頤之論矣，今不以此爲據而信門人記錄之言，安知所錄之無謬誤哉，聖諭有曰明堂秋享大典，當以嚴父配帝之文爲正，茲禮自朕舉直　皇考配上帝，聖明卓見，已出尋常萬萬臣等無容再論，惟是稱宗之議，臣等謹按禮曰祖有功宗有德，考之釋名，祖，始也，宗，尊也，漢書註曰，祖之稱始，始受命也，宗之稱尊，有德可尊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王肅註曰周公于文王尊而祀之也，此

宗尊之說也。古者天子七廟。劉歆曰七者正法。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朱子亦以歆之說爲是。陳氏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此宗無數之說禮以義起者也。臣等仰思 聖訓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誠深有見于斯義者矣。恭惟我皇考獻皇帝啓壤錫封位于藩服。繫天下邇殷之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而西土怙冐者同。躬修德誠行通神明。篤生聖人。光承天序。與文王昭受上帝生武

王而克集大命者同昔程頤論宋僖祖當配天或難其無功業程頤曰今日天下基本盖出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以此推之哉　皇上今日中興禮樂制作之功業皆　皇考之功業也又與宋程頤論僖祖之意同故今日宗祀之典援據古義推緣人情我　皇考獻皇帝至德昭聞密佑穹昊則尊之匪過乎崇而宗以其德可也且慶祥所敝自　皇上而下聖子神孫傳受無疆皆　皇考一人所衍布則別之匪疑乎專而宗以其世可也仰惟　皇上以聖人之大孝議天

此爲遷就之詞以合時旨。

下之大禮推武王周公宗祀之意師孔子之訓下采有宋大儒諸說明宗尊之義臣等蠡測管窺之見何

奉旨、遵照或問會議來行

能少裨萬一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遵照 御製或問 獻皇帝祔廟 文皇帝稱

祖議 獻皇祔廟文皇稱祖

臣等會議得仰惟 皇上以明堂宗廟典禮重大頃月以來三詔廷議而又特廑睿思親御宸翰法 皇祖嘗假臣下作對奏之意作為或問以示臣民臣等仰誦俯思 聖神之見度越千古誠孝之念發自天

衷非臣下愚蒙膚陋所能測識萬一者也夫明堂周
公相武王所制之禮也 聖諭曰必稱武王爲正誠
至論也周家之禮自武王而行奉以文王配今日之
禮自 皇上而舉奉以 皇考獻皇帝配此合孝經
嚴父之文宋儒季秋成物之義隆以宗稱萬世一定
不可易也今議者將欲奉 太宗配 聖諭曰太
宗本遠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爲
親我 皇上一言而明矣臣等前議僉同奉有明旨
無容再議若夫加宗 皇考只是箇崇上之義誠有

如　聖諭者　聖諭曰必稱宗必祔廟親盡必祧則
可以成一代宗廟之禮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禮
乎臣等愚昧始者不能推原　聖主崇孝之心而獨
守拘儒章句之說又見　皇考已隆專廟之享而因
憚升祔親盡之祧是以祔廟之議委不能無疑于心
茲者伏讀　聖諭有曰我　皇考雖未即生存之位
今日亦有如生之義　祖宗列聖欑聚一堂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時義不順此真　皇上至孝至
痛之所形見而不能自已者也臣等自非木石寧不

感動但祔廟之文考之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故殷雖四君爲一世而同廟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其後晉之廟則有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則有十一室而九世宋眞宗詔議太廟典禮用學士宋湜等議而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祫圖則又太祖太宗同居昭位此皆古事之可據者今（惟於居武宗之上故以昭穆同世爲言）皇考于 孝宗同氣之親同爲一世者也臣等曾見竊謂宜奉 皇考祔於 孝宗之廟伏乞 聖明裁之祭義曰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毁示有終也

故宗廟之禮雖孝子慈孫之心無窮而世遠親盡必祧禮制有不容違越者　聖諭曰奉祧何害非大孝至公不能與于此也夫四親之廟在禰尤爲獨親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四親廟　仁祖淳皇帝雖起布衣必享天子之祀今　皇考顧獨闕焉宜聖心有所不安者矣　聖諭又曰我　太宗當　皇祖初定之中又置建文所壞復興起之便是再創一般稱號　太宗未免無異于　列聖當以祖字別之歴見其宜也臣等切惟古禮宗無定數惟非有功者

不得而祖之、漢人稱祖者二、高帝稱高祖、其後光武廟號世祖、說者謂光武再造炎劉、功業鉅故無二祖之嫌、我　文皇帝定内持危、再造鴻業、功莫大焉、槩以宗稱、于義誠若未盡、尊稱爲祖、　聖見允宜、臣等仰遵休命、恭候宸斷、勅下施行、

慶都縣堯母陵祀議　堯母陵祀

臣等謹按史、帝嚳高辛氏娶陳鋒氏女生放勛、是帝堯之母、即帝嚳妃也、皇覧曰、帝嚳塚在東郡濮陽頓（是時上方巡行例嘗祭名山大川時、祇謁少如爲直隸巡方故及之、斷）丘城南臺陰野中、即今大名府滑縣東北七十里、其

妃為慶都陵在今保定府慶都縣誌載謂堯始受封之地、堯母塟焉則慶都陵為帝嚳之妃帝堯之母厥跡甚明昨者我 皇上祗謁 顯陵南巡楚服、所過秩祀帝王、忠烈祠墓先該本部咨行北直隸等處巡撫官、轉行所屬有司查該本境古帝王忠烈祠墓應秩祀者、今其實封開報前來、以憑題請而沿途有司漫弗之省、今御史謝少南乃能蒐訪輿圖表揚聖跡、于 聖上省方盛典、不無有助、況我 大聖人至孝至德。媲美唐堯。因而推崇往聖之母。永光錫類之休。

御史以建言、令旨以官左司直隸、翰林院檢討

亦千百載間一盛事也伏望　特製宸章遣官致祭以備巡幸秩祀之典其修建祠墓合候命下施行

郭英配享議　　郭英配享

臣等切惟古之聖王禮臣莫重于崇德報功之典崇報莫大于登堂配享之制考之書予享先王爾祖其從考之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烝考之漢制及魏高堂隆吾任茂梁何佟之議與夫唐貞觀禮長興咸平等詔則是典也三代以下靡不繇之矣至觀配魏太祖者惟荀攸程昱鍾繇三臣配唐太宗者惟房玄齡

杜如晦高士廉屈突通魏徵長孫無忌李靖七臣配
宋太祖者惟趙普曹彬二臣則代雖不廢然亦不敢
濫又可見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掃
胡元起義之初豪傑蜂起而攀附而共出奇制勝斬
將搴旗摧城拔邑翊成大業者亦不可以什百數矣
迨夫混一定鼎之後親定其功可配食塑像者止于
中山王徐達等數臣此非有所靳也蓋惟簡德明勳
以勸嗣臣之大典不得輕焉故也至于　太宗之世
見聞甚邇其功烈小大孰得而誣之昔宋孝宗時太

常少卿林栗欲增配享其尚書汪應宸言先朝所圖共政之臣未有能勝其任者若應故事姑令備數上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既無可配乞更罷之而徐璉亦曰累朝佐命配享功臣不十餘人是皆擇精取嚴足稱大典求爲可萬世法不但可施于一時而已謹按開國功臣錄及誌傳所紀郭英當年十八仰從起義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阸而從克徐泗滁和寧國等郡　上嘗以郭四呼之及親征僞漢流矢所中不必主名故下語如此及敗賊禁江及友諒斃于流矢人咸以爲英功及從

攻友諒于彼驍將忽馳入帳下　上遽呼英乃持鎗躍馬一呼賊殞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目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嗣而從征襄陽從征元都從征太原從征西夏從征雲南從討納哈出立奇功迹其功代似非常一校之隊統偏師之任者可比也苟世無鄧禹淮陰亦不當在鄱陽蓼費之列　皇祖太宗宣不知其功之可以塑像配食也但在當時元勳宿將比肩而立如馮勝耿炳文等諸臣皆英之儔匹也是故將祀此而遺彼則或失之偏將連茹而彙擠則或

失之濫所以竟罷而弗取者意或出此也今其嗣孫出特。武定侯以宥尚幸丁上故有此陳請郭勛陳疏以請是因宋晟總所以請其父璘配享之義崇表先烈子孫同情無足異者惟是事大體重乃三代以來所傳之典我 祖宗所定之制非臣等所敢輕議恭惟 皇上以睿聖神明之資作禮樂神人之主凡厥祀典釐正必求其精處析各極其當今事關宗廟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考究本末差次輕重得旨郭英著配享太廟仰揆 皇祖太宗之心念國家至公之典特賜聖斷以息羣疑臣等不勝幸甚

修正三皇祀典以復祖制議

三皇祀典

臣等稽諸禮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蓋聞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壽世福民、其功尤繁于醫、宓羲觀天文明曆氣、神農嘗百藥製本艸、黃帝與岐伯問答而有素問之書、醫道蓋昉于此矣。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說者謂祭以天帝、配食以五人帝、春以太昊、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然此主於五方之位未有醫藥之專祀也。至於有元、自國都以至

郡縣皆立三皇廟，于醫者之學，如宣聖釋奠禮。太昊伏羲氏以句芒氏之神配，炎帝神農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軒轅黃帝氏以風后力牧氏之神配，及黃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氏，載于醫書者從祀兩廡，有司歲春秋二季行事，而以醫師主之。以醫學之主醫師為近，猶愧此言得之。其臣虞集有言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技而求。夫為醫之道不上達于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至聖之能事。是其祭雖專為醫道而設，然偏于郡縣，則又不免失之瀆矣。肆我　成祖御宇，詠經稽典，正名定祀，尤

以醫道關係民生至重乃即太醫院立廟以崇祀三
皇正統間重加修葺。聖祖神宗先後一揆，咸欲躋
斯世斯人于仁壽之域而永貽燕翼之令圖也。洪惟
皇上膺正凝命，上法祖宗，謂修合御藥保和聖
體實維茲所，廟制湫隘，則祀典弗稱，欲恢拓而一新
之，制矩以盡度，備物以章虔，斯其佑享昭假于三皇
在天之靈，而宣滞保和以迓乎萬壽無疆之慶，臣
等敢不祗承德美，用樹宏基。臣等切惟廟必有制，祀
必合法，不為盡一之制，則恐襲前時之故轍而無以

稱觀瞻。不正從祀之名。則恐失醫聖之心傳。而無以
垂法守。臣等謹將合行規制恭擬上進。伏乞裁定施
行

奏進樂書乞與正樂議　正樂

臣等切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拳拳以復古
樂爲念。但時當草創。欲爲未𣴎。仰惟　皇上以羲黃
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值百年。聖無述作。既
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
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明。而其所謂制度者。

亦失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況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奏進樂書、乞與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理、樂原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于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為制律候氣之本、其法似為徑截。昔宋人楊傑故傑雖能譯、樂而亦不能審音、故所以止議之議曰、八音皆不能無失、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人聲為度、且人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為依永、律呂協奏、是為和聲、此皆

取之虞書者也、李文察所議似與此合、惟我　皇上
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
聲與復雅樂、今日實惟其時、但考制習文、非朝夕所
能、須積之歲月、然後可以成功、所據本官陳奏相應
議處、合無暫以原職留京、與支本俸、太常寺選委典
簿等官、熟知音律三四員、并選能歌樂舞童生百餘
名、開設樂館、聽本官協同肄習、待其稍有次第、每季
得旨[illegible]從
終、本部委官同該寺堂上官按試、一年之後、本部堂
太常寺典簿協同該寺官肄樂
上官再行按試、如果聲律諧協、雅俗判殊、及被管飛

灰吹律候氣皆有應驗奏請定議擢用伏乞　聖裁

議處光祿寺厨役　光祿厨役

該戶科給事中楊僎題爲酌時宜明舊法以裨國用事近聞光祿寺添補厨役一百五十名每名月給米一石選數既多謀充必濫城市厮養之徒皆得貿緣聚食于太倉月將萬計歲計十萬餘矣且見在厨役四千通融差使亦自有餘乞將新收厨匠差官精選如果技藝通曉量留應用係厮養無籍盡行革退仍將月糧分別新舊亦行裁減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

看了來說，參照先據光祿寺掌醢署廚役葛昇奏爲懸缺廚役供應不敷事，該寺議稱掌醢一署，獨爲偏累，本部議准量添廚役一百餘名，于嘉靖十六年九月初六日題奉
聖旨是，今該都給事中楊僎等所奏在寺廚役見今四千名，通融差用亦自有餘，若使選補既多，必致冗濫一節，誠節財惜費至意，已經就行該寺查勘應否通融，差用去後，今據該寺呈據大官等四署各申，先年各署原額廚役共有六千八百八十四名，見今各署當差廚役止有四千九十三名，

逃亡事故二千七百九十一名比之原額之數損失
已及三分近年以來添設　四郊　九廟并　駕詣
山陵比與先年舊制復有增益以致事繁役少應當
不前若欲四千人通融四署之事則間有動作未免
顧此失彼理合備錄呈請議處施行等因到部看得
該寺呈稱大官等四署廚役共有六千八百八十四
名之數雖係先年舊額然揆事圖治要在講求長策
豈容牽泥舊文當因仍積習之餘而為振勵變革之
計此今日之務也況節年事例以奉　旨在後者為

准查得嘉靖九年九月間、該禮科左給事中田秋等題准光祿寺廚役、至不滿四千名者。方將在冊餘丁頂補今該寺廚役既有四千九十三名。未至不滿四千名之數、明旨具在、近歲迺行、未聞廢事、雖稱添立郊廟比于舊制有增要之舉事動衆。各有其時未有重襲併積、同日並會者也若使綜核其人、夙夜在公、宜無不足之理、訪得四署官員、將各役濫占跟用數多或因而差撥奉承所私繫轄公家服役私室、以致往往負累逃匿如此。即使其數愈多愈不足用。

徒費廩粟之繼祗爲奸利之資但查掌醢一署缺人尤甚合無查照原議候命下之日本部委官將掌醢署先年報冊餘丁嚴加揀選年約二十以上藝業精良之人查無違礙量取七八十名撥補應役以後三署不許援例奏添背違無已自進前令參、成命如違聽本部參送治罪

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送監讀書疏 教世胄

該兵部咨該本部題國子監司業兼司經局較書王同祖奏內開一日教世冑臣請自今公侯伯子弟年

十八以上者該部具名上請送監讀書習禮本監仍每名選擇友伴監生二名與之講學相資薰陶規勸每五日一赴監候諸生立班定友伴引至階下恭揖而退侍立兩傍以觀揖讓周旋之節候堂儀畢赴廂授書講習其有不率教者憑本監堂上官奏聞區處三年之後學有成效者本監奏聞該部註記候異時許使襲封之後一併該監開列敘用明列註滴習不襲封之後有所委任據以甄別賢否等因奉 聖旨爲虛文而可收實用矣該部知道該本部查照節年事例議擬覆題勳臣之家子孫得以承襲爵祿或遇蒙任使管理軍務責任

匪輕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言立教之不可不早也况公侯伯子弟出自膏粱素養富貴易生驕惰苟非預養而善教之欲望其能不變于習而成其德也難矣我 國家慎重典禮凡將官子弟年幼者送監讀書見諸洪武五年成化弘治年間節經舉行 皇上嘉靖元等年又因該部建白申明前例題請凡公侯伯等爵無分已襲未襲已任未任年三十以下十四以上通行查出開送本部轉送國子監行祭酒司業將大學語孟諸書相兼點授令其在家講讀仍

每十日赴營觀操等因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題奏　聖旨已經通行去後今本官奏要疏名上請
送監備諸勸典無非修明禮教至意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見在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年十四以上
三十以下未任者通行查出備具年甲籍貫徑自開
送禮部類具姓名上請分送兩京國子監照依嘉靖
八年題准教法分撥習禮肄業等因題奉　聖旨該
部送司隨准後軍都督府手本開送襄城伯李應臣
等前來案呈到部照例合疏名上請伏候命下本部將

各爵共劄送國子監肄業、行令本監堂上官、查照嘉靖八年、題准事例教習務俾學有成效、庶文武兼濟、他日可備干城之用、而不墜其先世閥閱之風矣

議處甘肅夷貢　甘肅夷貢

該兵部咨、該巡撫甘肅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載題稱甘肅地方、北控達虜、西備回夷、內撫屬番、南隣羌谷、沿皆衛所、而無郡縣。政多邊計、而匪他謀、臣居邊十有一年、夷虜情狀、邊計得失、目擊耳聞、茲謹摘愚慮條為一十二事、伏望　勑下該部討議施行、

題奉　聖旨內開立成法以驗西夷重譯使以待西夷二事咨送到部臣等謹開立前件議擬上請一立成法以驗西夷照得西域入貢原無定例先年止據哈密忠順王差人伴送近年忠順王已無先次西夷入貢天方國撒馬兒罕額即能名號之外番文開（天方等國多稱王號至數十人世布將開部也說之洋夷）稱某地面某王某速壇番本百餘其稱號不係我朝封爵無憑稽查歷考書史并詢問夷使西域地方自嘉峪關到沙州七百餘里沙州到哈密七百餘里俱係先年屬番住牧今已無人哈密到土魯番一千

餘里。自土魯番到又力失六七百里。即漢之鹽澤。皆土魯番種類。迤西大則撒馬兒罕天方國。稍迤亦郎。小則黑婁怯迷阿郎民沙蓉把黑旦等處。即漢之車師康居大宛之國。隨代易名者。皆係土魯番之地。始可達于中國。今其人至。雖云各國名色。緣各夷面貌語言相類。真偽難辨。節年差人。止到土魯番夷西諸國。皆未曾到西域。動靜虛實。皆不能真知。先年雖有忠順王掌金印。主各夷貢事。恐亦未能如東南諸夷入貢有符驗者。可憑信也。　勅該部計議。應否照

係東南日本等國東北朶顏建州等衛或給發號紙或定立限期或譯審酋長體例使臣名數及該部原有先年西夷定例事宜備查議擬題奉欽依永爲成式庶邊官有所憑稽夷使免于欺詐 前件臣等議得西域諸夷種類不一如哈烈哈三哈撒兒沙的蠻等四十國經哈密而來或三年五年許貢一次其餘如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皆朝貢不常載之會典可稽也永樂四年止封哈密酋長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後襲封錫以金印使掌西夷貢事今忠順王

已無而諸夷之入貢號爲王者不一。大抵皆其私稱。不係我　朝封爵且如嘉靖十二年土魯番稱王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者二十七人撒馬兒罕稱王者五十三人又額即能哈辛原非入貢番夷亦差來使臣五十八名蓋西域賈胡素號貪利覘知回賜國王儀物繁夥遂詭立名色要求濟亦此其奸謀章明甚及今不爲限制則將來入貢必復倍于前且濫殊稱私竊名器且以府庫有限之財塡谿壑無窮之欲恐非所以存紀綱而節財用也所據都御史趙

再奏要給發號紙定立限期譯審酋長體例使臣名數及查本部先年原有西夷定立事宜題奉欽依承爲定式不爲無見但臣等查得東南日本等國皆世有爵土國有專王所以先年給發號紙置立底簿差官齎散各該地方遇各夷來貢令其塡寫收執比號相同方許來京朶顏建州等衛則一年一至歲貢之期既不踰越來貢之人亦有定名而西方諸夷素非附屬貢獻不常並無給發號紙之例定立限期則三年五年載在舊典但難別識至于譯審酋長體例使

臣名數及查西夷一切事宜則正爲之限制之意本部查有節年題准事例相應再行申明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鎮巡等官今後如遇各夷入貢、查照事例處外中間若有名件殊常番文繁夥務須詳加譯審研究來歷如係各國部落冒濫稱王則當發其奸謀責以大義令改正使臣名色如其仍前驕肆恃終不悛即當以禮阻回不容通貢務圖俱分爲等第照例每十人准起送二人來京其餘存留在邊聽候給賞通行造冊馬上差人先齎送部收附仍另

出半印花欄勘合，給使臣親執來京，以憑比對定擬給賞。到京之日，本部仍行該管衙門，不許私相往來。通事人員敢有透漏事情、教誘爲非者，事發從重參究治矣。如此庶體統正而法例明，將夷服而中國尊矣。

一重譯使以待西夷。（本館從來事多由通官寄之類改人）（四□□□□□日人事）切見譯審外夷通事序班，但係外夷色目人爲之。緣漢回在中國長，多事農工商通，與漢人相同。宜乎用夏變夷，然竟以彼教爲是，衣用夷禮，不食猪肉，有特立欲變者，則羣聚而非之，雖妻子亦概離悖。同類則相遇親厚，視若至親。今通

等序班人等、俱係色目人、往往視彼爲親、視我爲疎。甚至多方教唆。在京師則教其分外求討、伴回則教其販賣茶斤、違禁貨物、肆無忌憚。且使外夷輕中國無人、非其同類、不能譯其語也。合無于四夷館內選令漢人習學番語、前項序班、俱以漢人充之、不惟不肯漏洩中國事機、亦示彼夷謂中國之人無所不能。是亦防懾外夷之一端也。

前件、臣等議得通事之設、所以通夷使之言、引領朝議、譯審真僞、因以宣示國家恩信、而懾服夷心、誠不可缺焉者也。今各國通

事皆有定員外夷色目人在中國亦得爲通事者蓋訪保考選之時大抵取精通夷語者爲之初未問其族類也但諸夷之中惟回夷極爲桀黠在外則侵擾邊疆入貢則要求齎賞需索無厭則驛遞苦于供億私買違禁貨物則官司被其欺瞞反覆靡常奸僞百出誠爲可惡然彼夷自萬里而來豈能盡知中國之事良由我中國有等細人開端倡始崇惡長奸巧設邪謀陰爲主使以致回夷輕視中國輒敢挾制邊臣汚衊朝士投進之詞無慮百十甚或泄漏事機勾啓

戎心似茲所為不可枚舉緣漢回通事實本非我族類同惡相濟同類相親固理之必有雖其中賢否不齊難以一槩指論而謹嚴于先事防杜其將來亦不可不重為之慮也所據都御史趙載條陳重譯使一節相應依擬仍行鎮巡等官今後如遇回夷入貢伴送通事亦用中國諳通回語之人不得差委漢回致生奸弊臣等再照各國序班通事以上人員雖在鴻臚寺帶銜而職專朝貢實隸本部掌行切緣各官止是考滿經由本部況考語亦憑該寺開送中間賢否

慢無可稽是以此輩敢于為非無所顧忌合無行令該司及提督主事時加考較但有職業隳廢及交通夷人受賄作弊者呈堂參究施行庶職守相維法度嚴飭而人不敢犯矣

會議日本朝貢事宜疏　日本朝貢

該禮科都給事中丁湛等題稱該禮部題為進貢事奉　聖旨箇夷情譎詐先年勘合未經進繳應否置立再給還備查舊例詳議來說臣等切惟日本自近年宗設之亂致擾一方已奉　欽依不許通貢矣今

次復遣使臣卑詞效順　皇上天度恢宏不咎既往
特賜來廷至其所請數事率非可從勘合一事必繳
舊給新交相受授庶幾有所憑執而不至爲僞托者
之所冒今乃先年勘合未經進繳而遽欲重復頒給
萬一爲其所冒則將何以處之臣等又聞之倭夷自
漢魏以來始通中國至勝國時許其互市少有不愜
輒殺掠焼刼以去始爲瀕海郡縣之害我　聖祖以
神武定天下四夷咸賓雖西北勁虜亦皆欵塞惟是
倭夷時或犯我海道又暗通奸臣謀爲不軌以故絶

之明載　祖訓昭示久永臣等竊謂自後倭夷再來
修貢仰承　祖訓卻而不受以示天朝不通無禮義
之國等因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禮部便會議來說
臣等會議得春秋之法夷狄叛則懲其不悛而威之
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傳曰見聖人之
心與天地相似矣謹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
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于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
貢暗通姦臣謀為不軌故絕之蓋此國居海島之中
往往出沒為海邊州郡害其後山東淮浙閩廣沿海

去處設有備倭衙門各設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擒撥官軍操習戰船以為防禦彼知吾有備不敢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 朝廷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故自 成祖文皇帝元年已容其入貢二年始賜國王誥命金印永樂大統曆及文綺古器書籍等項恩賚甚厚自是歷累朝 列聖皆容其入貢我 皇上嘉靖二年因使臣宋素卿等逞兇構亂干犯天紀日是以後奉有明旨不許通貢者二十七年此我 皇上絕之倭奴之為中國患者累年○故宜絕不宜通誠先務○之要之心即 太祖之心也春秋懲其不悛之義也昨歲

防也
據浙江鎮巡等官監察御史傅鳳翔等合詞奏稱該
國遣使臣碩鼎等航海遠來卑詞納款別無他故乞
照例起送以通外夷納款之情亦免邊海軍民警擾
之患該禮部議擬合無行令浙江各該衙門再加譯
察果無別故方許起送惟復遵照前旨阻回等因具
題節奉欽依准照例進貢此我 皇上容之之心即
成祖 列聖之心也春秋嘉其自通之義也但夷性
譎詐不常既稱納款却又欲發還留在貨物及罪犯
宋素卿等妄意乞求罔知國法已經禮部題覆宋素

卿等奏有　明旨監候處决貨物係沒官之物俱難再議率未准從矣而該科復論奏前因無非欲修明法制以折其將來求請之意至于請給勘合一節亦經禮部題奉欽依准令下次該貢之年將弘治正德勘合進繳方與改給嘉靖勘合所以防其僞冒似難再議外為照禮部主客一司專職四夷進貢但係祖宗以來例該入貢之國赴京有常期夷使有常數進獻有常物賞賚有常格一應事宜俱照常題請舉行茲者日本之夷仰遵　明旨既已容其入貢雖其

所請三事委涉非分已經禮部面詰其使以義裁之彼帖然而畏服矣茲復議絕之似出無名且王者之馭四夷有不庭也則征之今來貢也絕之恐無以感與四夷嚮服之情所據外夷進貢關係甚大應否禁絕臣等擅難輕議但往後入貢事宜要當預為之處合無禮部查照大明會典及嘉靖六年題准事例移咨該國務要遵制十年一貢夷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勿得指貢多帶兵器別起事端如貢不及期人船過額及文移詞語不順使臣不恭求討非禮等

項、聽浙江巡按御史、徑自奏請阻回、不許起送、則法制允釐、恩威並著、既不拒其來王之誠、而亦遏其非禮之望矣、

議量加朵顏三衛夷人賞賚疏　三衛賞賚

該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徐嵩、題稱准兵部咨爲夷人乞要增添進貢事、臣等以　朝廷恩威曉諭、責其妄求添賞及悖慢之罪、革蘭台等叩首悔謝、隨于本日、將進貢人馬、公同照常驗放三百名、數畢次日將預備塩米段疋酒肉、逐一犒賞、示以　皇上賜賚厚

恩及照革爾台告爾官職要略比常加大及收捕傲賊達于無咬無害要爲奏處一節臣等切惟自去年冬至今地方晏然比之往年搶掠人畜殺傷官軍慘毒不可勝言者其功亦可嘉尚誠能即今因其願報效之職或量加陞賞仍令其愈加用心管束收捕若有侵犯大則拒絕剿滅次則革去職賞則彼貪我之利而愈有感恩圖報之心畏我之威而不敢肆其犬羊貪噬之性地方亦可望于無事矣奉　旨該部來說看得朶顏等三衛夷人進貢完該本部具題奉有

明旨、着撫按總兵等官再行省諭、責以大義、姑容補貢、已經行令各官遵行去後、今該都御史徐嵩具奏前來、開稱巡關御史翁五倫、責令通事人等授以曉諭、宣示國威、遂致各夷感激大恩、叩首悔過、照常乞貢、已于本月初一日、各夷俱已到館、此實繇我皇上神謨英斷、威震遠夷、不煩天討、而醜類自爾輸誠懾服、不敢復有增貢之請、惟是該夷入貢往往愆期、據法應該究治、但都督華蘭台、執稱爲天雨所阻、又被黃毛達子來搶、所以來遲、察其情詞、似亦有因、伏

入貢愆期何、足爲言、制夷要、策不在此也、葉文忠與涂、總制一一辨論之詳矣

望　皇上、特賜優恤、俯賜寬宥、本部仍行令提督主
事督同通事人等、嚴加省諭、今後務要依期進貢、不
許遲慢、以自取罪戮、再照都御史徐嵩奏稱自去年
冬至今沿邊未有夷賊侵犯。地方晏然。異于往昔。未
必非本夷收捕之功、今因其報効之時。或量加陞賞、
令其愈加用心管束收捕。則彼益有感恩圖報之心。
臣等看得徐嵩所奏。蓋亦懷遠人以安地方至計、既
該邊臣所請、且本夷節次告稱窮乏乞哀之情、合無
于今次常貢正貢之外、將都督革蘭台量給賞賚以

示國家酬獎之典、不爲常例、其所稱加大職事鈐束
部落一節、事隸兵部掌行、應否加賜、該部徑自查議
題覆施行、

琉球國解送通番人犯疏　琉球通番

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徐宗魯題稱犯人陳貴等節
年私駕大船下海通番、夷人蔡廷美等招引入港、曾
與貿易、今因爭利、彼此互相殺傷、該國中山王將陳
貴等吞稱爲賊、遣差蔡廷美解報、貴本稱要起送赴
京奏聞、及稱乞勅責中山王尚清禁緝夷衆、毋得輕

與中國交通貿易以絶釁端各一節臣等看得奏内陳貴等七名節年故違明禁下海通番貨賣得利今次適遇潮陽海船二十一隻稍水一千三百名彼此爭利互相殺傷蓋禍患所繇起自陳貴厥罪實深重矣但該國既知陳貴等違法私駕大貨船到國只合速人送回

天朝自有昭然憲典却乃縱令齎執牌面招引入港接買貨物據陳貴等所供二十六船貨物俱被彼國盤起顯是該國利其所有因議價不同彼此互相攻殺遂從而誣之爲賊夫航海萬里深入

島夷衆寡之勢自不相敵而曰爲賊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也據陳貴等執稱攬載各主貨物俱有各籍姓名通商來歷原非作賊人犯况國王咨內亦云連年入境貿易與陳貴等供招相同今既經巡按御史徐宗魯委官會議重復駁問明白除陳貴等違法通番查照律例處治外所據該國巧捏虛詞冒瀆 天聽事屬不恭情甚可惡叅照琉球國中山王尚清世荷聖朝素霑 皇化恩賚特厚禮遇攸隆自合恪遵典制永效恭慎却乃縱容夷人屢次交易不行禁緝又

復奪取貨物，羈留人衆，不行究治，及至各犯亡命四
出，方纔懇其歸總。　朝廷徐議遣使，稱奉指以解賊
爲名，既貪貨悖之入，已又揑虛詞以誣人，伏望　皇
上天語切責，以戒欺慢，候命下本部，備行福建布政
司，移咨戒諭，着令中山王尚清，自反已過，嚴緝夷衆，
以後不得輕與中國商民交通貿易，致生亂釁，其夷
使蔡廷美等，原係招引通商人犯，本當收留監禁，以
候處分，但念彼國王遣差，及猶執詞互異，姑從寬宥
所奏夷本，不必更令賫進，其無搭番貨，于例有違，亦

合着令帶回及查去歲該國進貢使臣啟達齊等回
還計抵柔遠驛館將所移咨文付彼齎達彼國并蔡
廷美等責付率領同回再照近來沿海巡視守備等
衙門防禁太疎以致奸商肆意出沒海島交通番夷
其弊固非一日若不重加禁治將來損威起釁又不
特如陳貴等而已所據各該守巡備禦等官通合有
議除巡按御史徐宗齊題稱查明徑自參究外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轉行各該巡海衙門務要嚴飭
武備不時哨探以防後患庶法令修明而邊釁可息

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